

## 走远的小马扎

□马海霞

父亲梦想就是等我们兄妹长大了，他好拿着马扎坐北墙根晒太阳。

这个梦想父亲计划在五十岁时完成。但他的三个孩子不争气，没本事挣大钱，六十岁的他不得不继续在村办企业里烧锅炉。夏天锅炉旁七十多摄氏度的高温，他一天要推五六十车煤，再把它们添进锅炉里……父亲偶尔说起这些时，眼睛里又露出了迷茫，五十岁已过去十年了，靠北墙根晒太阳的梦想还摸不着边。

父亲四十岁那年单位查体，查出血压高。奶奶就是因为这病五十四岁去世的，父亲此后很注意，每天都坚持吃药，还跟着村里那帮老头练气功。可气功并非包治百病，父亲练功用坏了第三台录音机后，他开始“糊涂”。衣服扣子经常扣错，套头的毛衣时常穿反。因常年吃降压药，本来就有胃病的他，胃更不好了，总不停地吐出非唾液非痰的黏稠状的液体。医生说，不能让他再吐了，再吐胃黏膜都吐出来了。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为此我和母亲没少说他。

有一天夜里，我发现父亲独自

坐在院子里，低着头，任黏稠状的液体从嘴角淌下。我上前用纸帮父亲擦。父亲说，难受，还不如死了算了……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父亲确实病了，而且长期受疾病困扰，心力交瘁，他只是不说而已。

医生说，并非所有的病都能医治，没有好办法让父亲不吐。

父亲辞去了烧锅炉的工作，赋闲在家。他总算可以坐着马扎晒太阳了，可他似乎早就忘记了这个多年前的夙愿。他喜欢上了四处逛，一天出去好几趟。外出时间久了，我们怕他迷糊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便分头四处寻他。每次找回来都苦口婆心地叮嘱他，别再往外跑了，以后去哪里必须告诉母亲，让母亲陪着去。父亲点头答应，但过后依然我行我素。有时他前面走，母亲后面跟着，他还扔石头撵母亲。后来我开始跟在父亲后面走。他走得很快，什么时候走累了，瘫在地上了，我再打电话给哥哥，让他来把父亲弄回家。

为了不让父亲到处跑，我们把父亲送去了医院。心脑血管科的医生说，小脑萎缩应该找精神科医生看；精神科医生说，血压这么高，先

去心脑血管科把血压降下来再说。

没有医院敢收留父亲，经人介绍，有家私人诊所愿意接收父亲。医生看了父亲的病历和在医院拍的片子后说，他可以治疗好父亲的病，至少可以控制他不再往外跑，生活能自理。

治疗的第三天，父亲突发心脏病，120救护车来到时，医生说已无抢救必要，还说父亲在私人医院服用的药物有一种很容易造成猝死。

父亲就这样离开了。我觉得自己是罪人，假如和父亲再去更大一点的医院说不定人家能收留他；假如我们不认为父亲的“跑”是种病，也不会让他去私人诊所；最后，假如我有本事挣大钱，也许可以让父亲多活很多年，可以开开心心在北墙根的马扎上晒太阳。

李雪健在《嘿，老头！》里扮演的老头像极了老年时的父亲，不同的是海皮把老年痴呆的父亲当做孩子看，而我把老年痴呆的父亲当病人看。假如时光可以重新来过，我一定不会对父亲说“不许往外跑”，而是会主动问父亲：“想出去玩吗？我带你去吧。”

## 十年了，忏悔一直在心底

□陆玉生

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个和我同龄的小姑娘叫张莉。她家原在东北一个大城市，因为爸妈去了“五七”干校，张莉便被送回村跟她奶奶过。

张莉爷爷早就过世了，她奶奶家成分是地主。记得有一次，村里一个男孩欺负张莉，她奶奶打老远踮着小脚跑将过来，狠狠地一拽，就把那男孩揪到路旁沟里了。那个荒唐的年月，贫农的孩子让地主婆给打了，那还了得。第二天村里就开批斗会斗她奶奶。那天张莉一直在现场，开始时还在台上护着奶奶，后来就被人赶到台下，她就在台下望着奶奶流泪。

张莉不像村里的孩子除了大名，还有个小小名，她奶奶一直就叫她张莉。张莉的皮肤很白，白里透红的脸蛋仿佛怎么也晒不黑。那会儿上学，每年都有两个务农的假期。放秋假时，我们小学生就跟着村里的王姓二爷到田里拦花生。王二爷很会讲故事，每当田间休息

时，我们就众星捧月般围着他，听他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武松打虎等故事。而这时，张莉总坐在离我们两三米远的地方，低着头听。她是地主婆的孙女，别的孩子不让她坐近前。特别那个让她奶奶揪到沟里的男孩更是变本加厉地骂她，稍一还口即拳脚相加，她也不敢告诉奶奶。有时她会拿本小人书，自己坐一边翻看，眼不时朝我们这边观望。我知道她希望我们有人向她借书，好和我们说话，但到最后我们谁也没向她开口。

有一天，拦花生散了工，一个同学向我告状，说张莉偷了生产队的花生。我是班长，立刻纠集了一帮男女同学在回家的路口等她。张莉走过来时，几个人围上去翻她的兜，果然翻出一捧带皮的花生。地主崽子偷集体的花生，几个义愤填膺的同学上前又推又搯，把花生弄撒一地。张莉也吓哭了。她一边哭一边从地上捡起三颗花生，死死地握在手里，任几个男孩怎么夺，她

泪流满面硬是不松手。我们忽然有些不忍心，就放过了她。她就这样哭着，握了三颗花生回家了。

秋假结束了，我们都回到学校。张莉偷花生的事有同学告诉了老师，不过老师叹了口气并没批评她。又过了些天，听说张莉的奶奶死了。出殡那天张莉哭得很凶，村里好多妇女都跟着掉泪。

有一天放学，脚穿白孝鞋的张莉突然叫住我，告诉我：再过两天她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到东北她姨那儿上学。她说她奶奶病重时就馋几颗花生，所以她才拿了队里的花生。她让我等她走后把这事向同学们解释一下。她眼圈红红含着泪花，说：“我真的不想偷花生，真的。”一股说不出的酸楚猛地撞击了我那颗不谙世事的少年的心。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一定会向同学说明的。”

四十多年了，我几次在梦里梦到她。不知张莉现在何方？真想见到她，当面向她忏悔当年我们对她的伤害。

## 后悔当了逃跑教师

□刘千荣

曾经看过一期节目，一位女主持人说起她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所偏远的学校教英语。因为看到环境特差，学校又在老山沟里。刚刚走出高校大门的她觉得心里落差特别大。结果上了一半课，撇下全班学生的她，搭上一辆货运车逃回城里的家。在节目里，她对自己当年的草率行为表示了由衷的忏悔，并说如果退休了，她愿意重返校园，再执教鞭为学生义务上课云云。没想到后来，我也和这位女主持人一样，做了回逃跑教师，同样也背上了人生忏悔的十字架。

为了顺利通过本科自学考试，扫除最后一只拦路虎——英语，我义无反顾地辞了职，打算苦熬半年攻下大学英语这座最后的顽固堡垒。然而我低估了这门课的难度。无论我怎样努力，十年未碰英语、仅有初中英语水平的我还是感到希望渺茫。

在撑过七月、八月的酷暑后，

我应聘去市郊一家农民工子弟小学，当起了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同时还兼代其他四个班的英语课。白天过多的课程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晚上捧起英语课本就打盹。但我坚持着，心想怎么也要把这学期教完，否则对不起农民工兄弟和他们的儿女。

课程真重，有时我一天下午要上四节课，一班一班地连轴转。放学了，还得把学生送过离学校半里外的红绿灯路口。我陷入痛苦之中，常想为了校长答应给我的千元月工资这样拼命值不值。

当有一天我听到那位大字不识几个的粗鲁校长想赖账，连每月一千元都不给我兑现时，我顿时有被骗的感觉。眼看自学考试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我越想越恼火，找机会和校长做了最后一次沟通。那一天我被校长恶劣的态度彻底激怒了。回到教室里，愤怒到极点的我，向学生做了简单扼要的说明，并表

达了歉意，然后给学生深深鞠了个躬后，我做了逃跑教师。

当时余怒未消的我，拒绝了教导主任在电话里劝我和校长再谈谈的建议，而是闷头复习英语。考完试后，我想起了学校里那些相处一个多月的学生。想到手里还有学校的一些东西和资料，我急匆匆赶往学校。

那是周一的早上，刚进校门，班里的学生就发现了我。他们从二楼的教室里冲了下来，班长带头喊着：“老师！老师！”体育委员委屈地说：“老师，你走后，我们已经换了两位老师了，都教不好！”此时一位老师走过来责怪地问我：“你就这么走了！你怎么舍得下你的学生呀？”那一刻我无言以对。

我拒绝了学生们要我到班里坐坐的邀请，归还资料后做贼似的逃了。我快被巨大的羞愧压垮了，我感到此生都将愧对我的学生。

## 刻在心上的全家福

□雪樱

有一位济南老乡晚年的时候说过，他最后悔的事情是不该离开家乡，离开母亲。他去世后，我读到他的一段内心独白，“我后悔，我真后悔，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。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，什么地位，什么幸福，什么尊荣，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，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，即使整天吃‘红的’。”

有一位我喜欢的女作家，年轻时她曾豪情万丈地表示，“我的人生没有后悔的事。决定就是承担，不言悔。”然而，待双亲老去，她也进入“耳顺”之年，有两件事令她渐生悔意，一件是父亲开车撞断胳膊后，她没收了他的车钥匙，没想到从那以后父亲就不再出门，疾速衰老，奔向死亡。另一件是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，她幡然悔悟，“为什么我愿意给我的女朋友们那么多真切的关心，和她们挥霍星月游荡的时间，却总是看不见我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人，她的头发渐渐白，身体渐渐弱，脚步渐渐迟，一句抱怨也没有地看我匆忙的身影？”

凡是涉及亲情与陪伴，我们总是说起来信誓旦旦，自以为如何如何，做起来往往蹉跎又蹉跎，往往从他人悔恨之事中反观自己，如一榔头敲下来，迎头痛击，往往令人悔不当初。就像我在文章开头写到的两则故事，前一位是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，后一位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的滚烫心声，转而浮现出自己的后悔之事。

记得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初秋，父亲骑三轮车带我去省中医复诊，母亲乘坐公交提前去医院挂号。几天的阴雨绵绵，终于迎来天空放晴，我的腿还是一瘸一拐，似乎季节交替更加重了疼痛。看完病，我们直奔大纬二路的建联中药店，去包中药。等候、交钱、取药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从药店出来父亲提议，“去照相馆照个全家福吧，上次你就嚷嚷着说要照全家福。”我回答说，“不照，要去你自己去！”他耐心地解释，“今天天好，时间尚早，咱们就去吧，正好顺道。”说罢，他就骑上三轮车，边走边说，前几天自己骑自行车去店里已经问过，照多大尺寸的云云，母亲也附和着说，“出来一趟不容易，你腿不好，这次多好的机会。”我还是不想去，心里一万个抗拒的声音，隆隆作响，差一点就要引爆的样子。

到了西市场附近的照相馆，父亲停下车，我吃力地挪动双腿从车上下来，待他找地方锁车的空当，我扭头往公交车站方向走去，“不照就是不照，你们去照吧！”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不一会儿，母亲从后面跟了过来，陪着我一起坐公交回家。事实上，如果母亲不来，我也回不了家，身上一分钱也没带。父亲比我们先到家，他沉默不语，在楼下闷着头擦车、给轮胎充气。我的心里却是翻江倒海，因为口服激素药，副作用在我身上显现出来，满月脸、水牛背，脸上起痘，体重猛增，整个人都变得虚肿不堪……我一直不敢照镜子，更别说照相了。打败我的不是病痛，而是深深的自卑感。

就这样，我辜负了父亲，也辜负了岁月的美意。一年后，父亲突发脑血栓倒地，病情危重，从此靠导尿管维持生命。再次提起全家福，是一次活动，主办方要一张全家福照片，我的心里咯噔一声，父亲病卧床榻，上哪儿去弄一张全家福？有朋友建议，可以用软件拼制一张，我觉得那样不真实，全家福象征一家人的幸福和美，拼凑的照片找不到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，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，我更是难以接受，便谢绝了。

后来，我翻箱倒柜找出以前的影集和相册，翻拍过去的老照片，我边整理边掉泪，很想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的过失，但是，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呢？有些事情，就是不能蹉跎，一旦蹉跎，将悔恨一生。从那，我把全家福刻在心上，更多地去陪伴父母，修好陪伴这门功课，少一些傲慢，少一些遗憾。

后悔的事

冰心散文奖等多项奖励）  
解放军文艺奖、全国「五个一」工程奖，  
委员会委员，作品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、  
（中国作协全委委员，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  
命题嘉宾：袁山山

